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XUANHUA YU SAODONG

喧哗与骚动

(美) 福克纳 著 董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XUANHUA YU SAODONG

喧哗与骚动

(美)福克纳 著 董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哗与骚动 /（美）福克纳（Faulkner,W.）著；董刚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77-6
I. ①喧… II. ①福…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203号

喧哗与骚动

（美）福克纳 著；董刚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5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77-6
定 价：17.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一).....	1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二).....	12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三).....	22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四).....	33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五).....	43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 (一)(1)	56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 (一)(2)	70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 (一)(3)	84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 (二)(1)	98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 (二)(2)	111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 (二) (3)	121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一) (1)	132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一) (2)	142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一) (3)	153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二) (1)	163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二) (2)	179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1)	192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2)	207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3)	221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一）

透过攀绕在栅栏上的花枝的缝隙，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与此同时我正顺着栅栏朝前走。草地上有棵开花的树，勒斯特正在那附近找东西。他们把地里的小旗拔出来，开始打球。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球场高处上，双方各打了一下。然后，他们接着朝前走，我也沿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已经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走着，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透过栅栏张望，我发现勒斯特正在草丛里找东西。

“这里，伙计。”那人打了一下。他们走过草地。我紧贴着栅栏，看着他们远去。

“哎哟，你哼哼得可真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还这副德行。亏的我还老远跑到镇上去给你买来生日蛋糕。你就不能给我找找那只两毛五镢子儿，好让我今儿晚上能看上演出。”

他们逐渐地放慢了打球的频率，横穿过草地。我顺着栅栏走回到插着小旗的地方。小旗在鲜亮的绿草和树木间随风飘动。

“快过来。”勒斯特说，“这边咱们找过了。他们一时半刻不会再过来的。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找，晚了就会被那帮黑小子捡去了。”

红红的小旗在草地上呼呼地随风飘着。一只小鸟斜飞过来停歇在上面。勒斯特在那儿轰鸟。小旗依旧在鲜亮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我还是紧紧地贴着栅栏。

“快别哼哼唧唧的了。”勒斯特说，“他们不上这边来，我也没法让他们过来，你说是。你要是还不住口，姥姥^[1]就不给你过生日了。你再也不闭嘴，知道我会怎么样吧。我要把那个蛋糕全都吃掉。连蜡烛都不留。把那三十三根蜡烛全都吃下去。快点吧，咱们上小河沟去。我必须得找到那个镢子儿。说不准还能找到一个掉在那儿的球呢。哟。他们在那儿。挺远的。瞧见没有。”他来到栅栏边，伸直了胳膊指着。“看见他们了吧。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快点走吧。”

[1] 康普生家的黑女佣迪尔西，她是勒斯特的外祖母。

我们沿着栅栏来到花园的围墙边。我们的影子映在围墙上。我的影子看起来比勒斯特特的稍高一些。我们走到缺口处，从那里钻了出去。

“等一下。”勒斯特说，“你又钩在钉子上。你就永远不能顺利地钻过这儿不让衣服钩在钉子上吗？”

凯蒂把我弄了出来，我们爬了过去。凯蒂说，毛莱舅舅说过，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所以咱们最好还是猫着腰走吧。猫着腰，班吉。像我这样。于是我们就猫着腰，穿行在花园中。花儿摩擦着我们的衣衫，发出吡喇吡喇嘈杂的声音。地面很硬。我们爬上栅栏，几只猪在那儿拱着鼻子闻着，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因为它们中的一个伙伴儿今个就给宰了而伤心呢。地面很硬，都被翻掘过，有大块的土疙瘩。把手放在兜里，凯蒂说。不然该冻坏了。你总不想让你的手在圣诞节时冻坏吧。

“外面太冷了。”威尔许说。“你就不要出去了。”

“这怎么回事呀。”母亲问。

“他想出去。”威尔许说。

“让他出去吧。”毛莱舅舅说。

“天气太冷了。”母亲说，“他最好还是呆在家里吧。班吉明。好了，别再说了。”

“对他不会有害处的。”毛莱舅舅说。

“喂，班吉明。”母亲说，“你要是再不听话，就让你去厨房干活了。”

“妈说今天不能让他去厨房。”威尔许说，“她说她得把那些需要的东西全都做出来。”

“让他出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你为他操心太多，会因为他生病的。”

“我知道。”母亲说，“我有时会想，这也许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惩罚吧。”

“我明白，我明白。”毛莱舅舅说，“你一定得好好保重自己呀。我来给你弄一杯棕榈酒吧。”

“喝了也只会让我更加不安。”母亲说，“难道你不能理解这个吗。”

“你会觉得好点的。”毛莱舅舅说，“给他穿戴得严实些。小子，别出去大长时间喽。”

说罢，毛莱舅舅走开了。威尔许也走开了。

“别吵了。”母亲说，“我们是想让你快点出去，但我不想让你

生病。”

威尔许给我穿上了套鞋和大衣，我们拿上我的帽子就出去了。毛莱舅舅在饭厅里，正把酒瓶放回到柜子里去。

“就让这小子到外面玩半个小时吧。”毛莱舅舅说，“现在就让他到院子去吧。”

“嗯，好的。”威尔许说，“我们也从来不让他到外面去。”

我们走出门。阳光很明媚，但空气是冷的。

“你要上哪去。”威尔许喊到，“你想到镇上，是吧？”我们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院子的大门冷冰冰的。“你最好把手放在兜里。”威尔许说，“你用手抓铁门，要是把手冻坏了，该怎么办？你为什么就不能老实地呆在屋子里等呢？”说罢，他把我的手塞到我口袋里。我可以听见他的脚步在落叶上发出的沙沙声。我可以感受到寒冷的空气。铁门依旧是冷冰冰的。

“这儿有好多山核桃，好哎！瞧呀，这儿有一只松鼠，窜到那棵树上去了，班吉。”抓着铁门的手已经感觉不到冷意，但我还是能透过耀眼的阳光嗅到空气中寒冷的气息。“你还是把手放回到衣服兜中吧。”

凯蒂先是走着，接着她着急地跑了起来。她身后的书包晃来晃去，一会摆到这边一会摆到那边。

“嗨，班吉。”凯蒂一边说一边推开铁门弯着身子走了进来。一股树叶的香气从凯蒂的身上飘了出来。“你是来看我的？”她说。“你是来接凯蒂的吧。你怎么能让他把手冻成这样，威尔许。”“我已经告诉过他把手放在兜里。”威尔许说，“可是他一直抓着铁门。”

“你是来接凯蒂的吧。”她一边来回地搓着我的手一边问，“有事吗？你想告诉凯蒂什么呢？”凯蒂身上闻起来有一股树的清香，就好像当她说着话时我们就可以睡着了。

你哼哼唧唧的要干什么呀，勒斯特说。等到小河沟时你又可以见到他们了。看这儿。这有一根吉姆生草^[1]，给你。说着，他把花递给了我。我们穿过栅栏，来到了空地上。

“这是什么？”凯蒂说，“你刚刚想跟凯蒂说什么？是他们叫他出来的吗，威尔许？”

“不能总让他呆在屋里。”威尔许说，“他老是闹个没完，他们没法子只好让他出来。他一出来就直奔这儿，从铁门朝外面望。”

[1] 一种有恶臭的毒草。

“是什么呀？”凯蒂说，“你以为我从学校回来就要过圣诞节了吗？这就是你想的吧。后天才是圣诞节。圣诞老公公，班吉。快来吧，圣诞老公公。咱们快跑回家去取暖！”她拉起我的手，我们踩过亮亮的，沙沙作响的树叶；我们跑过台阶，离开了那带着明亮的寒冷，走到了漆黑的寒冷里。毛莱舅舅正把酒瓶放回到柜子中去，他喊凯蒂。凯蒂说，

“威尔许，把他带到炉火跟前。跟威尔许去吧。”她说。“我马上就来。”

我们一起到炉火那儿去。母亲说。

“威尔许，他冷吗。”

“一点不冷。”威尔许说。

“那就把他的外套和套鞋全脱了吧。”母亲说，“我还要跟你说多少遍，别让他穿着套鞋进房间。”

“是的，太太。”威尔许说，“好了，现在别动。”他帮我把套鞋脱下，又来解我的大衣扣。

凯蒂说，“威尔许，等一下。可不可以让他再出去一趟，妈妈？我想让他陪我出去。”

“你最好让他呆在这儿。”毛莱舅舅说，“他今天已经在外面玩一整天了。”

“我认为呀，你们俩最好都在家里呆着。”母亲说，“，迪尔西说天气越来越冷了。”

“哦，妈妈。”凯蒂说。

“胡说八道。”毛莱舅舅说，“她已经在学校呆了一整天了。她需要新鲜的空气。凯丹斯，快去吧。”

“妈妈，让他也跟着去吧。”凯蒂说，“您知道他会哭的。求求您了。”

“那你为什么要当着他的面提这件事呢！”母亲说，“你为什么不进这屋里来呢？你又给他找了个借口，让他来烦我跟我闹个没完。你今天在外面都玩一整天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坐下来陪他玩一会儿吧。”

“让他们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劝说道，“一点点儿冷是不会伤害到他们的。记住，你一定别把自己累坏了。”

“我知道。”母亲说，“没有人能体会我多么害怕圣诞节的来临。我可不是那种吃苦耐劳什么都能承受的女人。”我真希望为了杰生和孩子们，我的身体能够更强壮些。”

“你必须尽可能地做到最好，别让他们为你担心。”毛莱舅舅说，

“你们俩去吧。但是别在外面呆太久了，知道吗？你妈妈会担心的。”

“好的。”凯蒂说，“来吧，班吉。咱们又可以到外面去玩了。”她把我的大衣扣子扣好，我们朝门外走去。

“你不给小宝贝穿上套鞋就带他出去了吗？”母亲说。“现在家里乱乱的正是人多，你还想让他得病吗？”

“我忘了。”凯蒂说，“我还以为他还穿着套鞋呢。”我们又走了回来。“你得多动动脑子。”母亲说。“别动了”，威尔许说。他给我穿上套鞋。“有一天我要离开人世，你们一定要照顾他啊。”“现在顿顿脚。”威尔许说。“快过来让妈妈亲一下，班吉明。”

凯蒂把我带到母亲的椅子面前，母亲用双手捧着我的脸，把我搂进了她的怀里。

“我可怜的宝贝儿。”她说。她放开我，让我出去了。“亲爱的，你和威尔许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好的，妈妈。”凯蒂说。那我们出去了。

凯蒂说：“威尔许，你就不用去了。我来看着他一会儿吧。”

“好的。”威尔许说，“这么冷的天，出去也没什么好玩的。”他出去了，我们在门厅里停住脚步。凯蒂跪下来，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她那张冻得发亮的脸贴在我的脸颊上。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树的香味。

“宝贝儿，你并不可怜。是不是啊，是不是。你还有你的凯蒂。你不是还有你的凯蒂姐姐吗？”

你哼哼唧唧，嘟嘟囔囔个不停，就不能消停会儿吗？勒斯特说。你吵个没完，你自己都不羞愧吗。我们经过车房，马车就停在那里。马车换了一个新的车轱辘。

“现在，你到马车上，老实地坐着，等你妈出来。”迪尔西说。她把我抱到马车上。T·P·拽着缰绳：“我说，我真不明白杰生为什么不去买一辆新的马车。”迪尔西说：“这辆破车迟早让你们坐着坐着就散架的。看看这些破旧的轱辘。”

母亲走了出来，她一边走一边把面纱摘下来。她拿着几支花儿。

“罗斯库司在哪儿呀。”她问道。

“罗斯库司今几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迪尔西说，“T·P·完全能够赶车，没事儿。”

“我还是有点担心。”母亲说，“在我看来，你们一周一次派个人给我赶车应该是可以做的到的。我的要求并不算高吧，上帝知道。”

“卡罗琳小姐，你也知道，罗斯库司风湿病犯得很厉害，实在干不了那么多活。”迪尔西说，“您就过来上车吧。T·P·赶车赶得可以跟

罗斯库司一样好。”

“带这个这么小的孩子，我可还真有点儿害怕呢。”母亲说。迪尔西走上台阶，说“您是管他叫小孩儿吗？”她抓住母亲的胳膊。

“快走吧，如果您真的想去。他都跟T·P·一般大，都已经是个小伙子了。”

“我真的很担心呢。”母亲说。她们走下了台阶，迪尔西扶着母亲上了马车。

“没准这样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母亲说。

“您那样说，都不觉得害臊吗？”迪尔西说，“您难道不知道吗，如果只是一个十八岁的黑小伙儿是没法让‘小王后’跑得这么快的。它的年纪比T·P·和班吉加起来还大。T·P·，你可别把‘小王后’惹火了，听见没有？要是你赶车不能让卡罗琳小姐顺心的话，我要让罗斯库司好好打你一顿。他还不是打不动你呢。”

“知道了，妈。”T·P·说。

“我总感觉会发生什么事。”母亲说，“停下，班吉明。”

“给他一支花拿着。”迪尔西说，“那才是他想要的”她把手伸了进来。

“噢，不要。”母亲说，“你会把花全弄乱的。”

“您拿好了。”迪尔西说，“我会给他拿出其中一支。”她给了我一支花，接着把她的手缩回去了。

“现在快走吧，否则小昆丁看见了也会吵着要去了。”迪尔西说。

“她哪儿去了。”母亲说。

“她正在屋里跟勒斯特一块儿玩呢。”迪尔西说，“快走吧，T·P·。现在，就按照罗斯库司告诉你的那样赶车吧。”

“好的，妈。”T·P·说，“快跑起来吧，‘小王后’。”

“小昆丁。”母亲交代到，“千万别让她跑出来呀。”

“当然不会。”迪尔西说。

马车在道上颠簸、碾轧着前进。“把小昆丁留在我家我真放心不下呀。”母亲说，“T·P·，我还是不要去了。”我们穿过了铁院门，现在车子已经不再颠簸。T·P·用鞭子抽了“小王后”一下。

“T·P·我在跟你说话呢。”母亲说。

“那也得让它继续走呀。”T·P·说，“得让它一直醒着，直到我们回到牲口棚。”

“掉头吧。”母亲说，“把小昆丁留在我家我不放心。”

“在这儿可不能掉头。”T·P·说。过了一会儿，路面变宽了些。

“在这儿总可以掉头了吧。”母亲说。

“行。”T·P·说。我们开始往回走。

“T·P小心点。”母亲说，又把我抓紧了些。

“您总得让我掉头呀。”T·P·说，“吁，‘小王后’。”我们停住了。

“你要把我们掉出去了。”母亲说。

“那您想要怎样呢。”T·P·说。

“我很害怕你那样的掉头。”母亲说。

“驾，‘小王后’。”T·P·说。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就知道，如果我一走开，迪尔西准会让小昆丁出点事的。”母亲说，“咱们得快点回去。”

“快点走，驾。”T·P·喊道，拿鞭子抽“小王后”一下。

“喂，T·P·。”母亲说，紧紧地抱住了我。我听见“小王后”的马蹄声。一个个明亮的形体平稳地从我们两边滑了过去，它们的影子在“小王后”的背上掠过。它们向后移去，象车轱辘明亮的顶端一样。然后，一边的景色在一个有兵的大白岗亭那里静止了。但是另外那一边的景象还在平稳地滑动着，只是有点慢了下来。”

“你们想到哪去？”杰生说。他双手插在兜里，耳朵后面夹着一支铅笔。

“我们到墓地去。”母亲说。

“很好。”杰生说，“我也没打算阻拦你们，是不是。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还有别的事吗？”

“我知道你不想去。”母亲说，“但如果你也去的话，我会更放心。”

“你不放心什么。”杰生说，“父亲和昆丁不会再伤害你了。”

母亲把手绢拿到面纱下面。“别这样了，妈妈。”杰生说，“往前赶车吧，T·P·。难道您想让这个大傻子在大庭广众又吼又叫地闹吗？”

“快走，‘小王后’。”T·P·说。

“这是上天在惩罚我啊。”母亲说，“反正我也要快跟随你父亲到地下去了。”

“行了。”杰生说。

“吁。”T·P·说。杰生又说，

“毛莱舅舅以你的名义开了五十块钱的支票。你打算怎么办。”

“为什么问我。”母亲说，“我难道还能说话什么吗。我不想给你

和迪尔西添麻烦。我快要走了，然后就是你了。”

“快走吧，T·P·。”杰生说。

“快走，‘小王后’。”T·P·说。车旁的形体又朝后面滑动，另一边的形体也动起来，动得很快，亮晃晃的，很是平稳，就象凯蒂说我们这就要睡着了那样。

爱哭的小宝贝，勒斯特说。你就不害臊吗。我们穿过了畜棚，马厩的门全部敞着。你现在没有花斑小马驹骑了吧，勒斯特说。地上有不少尘土，很干。屋顶也坍塌着。黄网丝布满了倾斜的破洞。你为什么从那边走。你想让你的脑袋被飞过来的球砸破吗。

“把你的手放在兜里。”凯蒂说，“不然会冻坏的。难道你希望在过圣诞节时把手冻坏吗。”

我们从畜棚绕过。老牛和小牛犊都站在门口，我们还能听见“王子”、“小王后”和阿欢在畜棚里顿脚的声音。“如果不是天气这么冷，咱们就可以骑上阿欢出去玩儿了。”凯蒂说，“今天太冷了，我们都没法在马上呆得住。”这时我们能够看见小河沟了，那儿正在冒着烟。“那是人家杀猪的地方。”

凯蒂说：“我们回来时可以从那边走，好能够去看看。”我们就下山去了。

“你想拿着信的话。”凯蒂说，“那就让你拿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信，把它交给了我。“这是一件圣诞礼物。”凯蒂说，“毛莱舅舅想给帕特生太太一个惊喜呢。咱们把信交给她的时候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好了，现在你把手好好地放在衣服兜里。”我们来到了小河沟。

“都结冰了。”凯蒂说，“快看。”她把冰面弄碎，捡起一块放在我脸上。“这是冰。这说明了天有多冷。”她帮着我过了河，我们又往山上走去。“咱们甚至都不能跟妈妈和爸爸说这件事。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这件事会让妈妈、爸爸和帕特生先生都非常惊喜，因为帕特生先生还送过糖给你吃。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帕特生先生送糖给你吃吗？”

这里有一道栅栏。上面的藤叶都干枯了，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我唯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毛莱舅舅不派威尔许帮他送信。”凯蒂说，“威尔许是不会说出去的。”帕特生太太正从窗口往外望。“你在这儿等着。”凯蒂说，“就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把信给我。”她从我口袋里把信掏了出来。“把手都放在衣兜里。”她手里拿着那封信，翻过栅栏，穿过那些枯黄的、沙沙作响着的花。帕特生太太走到门口，打开了门，站在那儿。

帕特生先生正在绿花丛里砍东西。他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帕特生太太跑着穿过花园。一看见她的眼睛我就哭了起来。你这白痴，帕特生太太说，我早就告诉过他别再让你一个人来了。快。把信给我吧。帕特生先生飞快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锄头。帕特生太太斜靠在栅栏上，把手伸了过来。她想尝试着翻越栅栏。把信给我，她说，把信给我。帕特生先生翻过了栅栏。把信夺了过去。帕特生太太的裙子被栅栏挂住了。我又看了看她的眼睛。就跑下了山。

“那边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房子。”勒斯特说。“咱们到小河沟那边去吧。”

人们正在小河沟边洗东西。其中一些人在唱歌。我能够嗅到衣服在空中飘动的气息，青烟也飘过了那边的小河沟。

“你就呆在这儿吧。”勒斯特说，“到那边去话，你去那儿也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他们会打你的，错不了。”

“他想要干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勒斯特说，“他是想到人们打球的高地上去。你就坐在这儿，玩你的吉姆生草吧。如果要是想看什么，就看看那些在河沟边玩水的小孩吧。你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规规矩矩的小孩一样呢。”我在小河岸边做了下来，人们在那儿洗衣服，青烟向空中飘了去。

“你们有没有在这儿附近捡到一个两毛五的镢子儿。”勒斯特说。

“什么镢子儿？”

“我今天早上还有的那个镢儿。”勒斯特说，“我不知道丢在哪了。是从我衣兜里这个窟窿掉下去的。我要是找不到它的话儿，今儿晚上就不能去看演出了。”

“小子，你的镢子儿是从哪儿得来的呀。是趁白人不注意的时候，从他们衣兜里偷来的吧。”

“是从正当的渠道得来的。”勒斯特说，“镢子儿我倒有的是。不过我一定要找到我掉的那一枚。你们大伙儿有捡到的没？”

“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来管镢子儿。”

“来，上这边来。”勒斯特说，“来帮我找找吧。”

“他即使看见了也认不出是什么样子的镢子儿吧。”

“有他帮着找总好一点。”勒斯特说，“今儿晚上的演出，你们大伙儿都去看吧。”

“别跟我提演出不演出了。等我洗完这一大堆衣服，我的胳膊会累得都抬不起来。”

“我敢说你一定去会的。”勒斯特说，“我也敢打赌你昨儿晚上就去那了。我敢说大帐篷刚一开门你们就在那儿了。”“那儿的黑小子已经够多的了，即使不算上我。至少昨儿晚上是。”

“黑人的钱也跟白人的钱一样值钱，不是吗？”

“白人给黑小子们钱，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有一个白人乐队要来，他们迟早都会把钱捞回去的。这样，黑小子们为了多赚点钱看演出，又得多干活了。”

“又没人硬逼你去看演出。”

“暂时还没有。我猜，他们暂时还没想起这码子事。”

“你为什么这么跟白人过不去。”

“不是跟他们过不去。我走我的路，他们走他们的，井水不犯河水。我是对这种演出根本没兴趣。”

“那个戏班子里有一个人，能用一把锯子拉成曲调。拉得就像用一把班卓琴拉出来似的。”

“你昨天晚上去了。”勒斯特说，“要是我找到我丢的那个锄头。我今儿晚上就再去。”

“我看，你是要带着去吧。”

“我？”勒斯特说。“你以为只要他一声叫，我就得到任何地方伺候他吗？”

“那他吼起来的时候，你能怎么办呀。”

“我拿鞭子抽他。”勒斯特说。他坐在地上，把工装裤的裤腿卷了起来。黑小子们正在河沟里玩水。

“你们有谁捡到高尔夫球了吗。”勒斯特说。

“你说话能别这么神气吗。我看你最好别让你姥姥听见你这样说话。”

勒斯特下到了他们玩水的地方。他沿着河岸在水里找东西。

“我们早上来这儿来的时候身上还有呢。”勒斯特说。

“你大概是在哪儿弄丢失的。”

“大概就是从衣兜的这个窟窿落下去的吧。”勒斯特说。他们在河沟里寻找着。过了一会儿他们突然全都站直身子，停住不找了，然后在河沟里抢了起来，搅得水花乱溅。勒斯特把它抢到了手，大家都蹲在水里，透过树丛朝小山岗上望去。

“他们哪儿去了。”勒斯特说。

“还看不见呢。”

勒斯特把那东西放进了衣兜里。他们从小山岗上下走了下来。

“看见有一只球落到这里了吗？”

“应该是掉到水里去了。你们有人看见或者是听见了吗？”

“没听见什么掉到水里来的声音呀。”勒斯特说，“只是听见有一样东西打在上面的那棵树上。不知道又滚到哪儿去了。”

他们往河沟里又看了看。

“妈的。顺着河沟边好好看看吧。我明明看见是朝这边飞过来的。”

他们顺着沟边边找了找。后来又回到山岗上去了。

“你找到那只球没有。”那孩子说。

“我要它做什么。”勒斯特说，“我没看见什么球。”

那孩子走进水里。他继续往前走，又转过头来又看了看勒斯特。他顺着河沟往前走着。

那个大人在山岗上喊了声“开迪”。那孩子从河沟里出来，朝山岗上走去。

“看，现在都听你哼哼了。”勒斯特说，“别吵了。”

“他现在在那儿哼哼唧唧的是想干什么。”

“天知道这是为什么。”勒斯特说，“他无缘无故地就开始哼哼唧唧。都已经哼哼一整个上午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今天他过生日吧。”

“他多大了？”

“他都三十三了。”勒斯特说，“到今天早上整整三十三岁了。”

“你的意思是，他像三岁小孩这样子已经有三十年了？”

“我是听我姥姥说的。”勒斯特说，“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在蛋糕上插三十三根蜡烛呢。蛋糕太小。都快插不下了。别吵了。快回这边来。”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你这老傻子。”他说，“你是想让我打你吗？”

“我看你才不敢打他呢。”

“闭嘴，马上。我又不是没有打过他。”勒斯特说，“我没跟你说你上不了那边去吗？他们打一个球过来就会把你脑袋砸碎。来吧，来这儿。”他把我拉了回来。“坐下。”我坐了下来，他把我的鞋子脱掉，又把我的裤管卷了起来。“好，现在可以下水去玩，看你还哼哼唧唧地闹个没完没了不。”

我停住哼叫，走到了水里。

这时罗斯库司走了过来说让我回去吃晚饭，凯蒂就说，我不去。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呢。

她衣服都湿了。我们在河沟里玩，凯蒂往下一蹲把衣裙都弄湿了。

威尔许说，

“你把衣服都弄湿了，回头你妈要打你了。”

“她才不会这样做呢。”凯蒂说。

“你是怎么知道。”昆丁说。

“我当然知道啦。”凯蒂说，“那你又怎么知道的呢？”

“是她说过她要打的。”昆丁说，“况且，我还比你大。”

“我都七岁了。”凯蒂说，“我认为我也应该知道了。”

“我比七岁还大呢。”昆丁说，“我都上学了。不是这样吗，威尔许？”

“我明年也要去上学了。”凯蒂说，“等到那时候，我也会上学的。是不，威尔许？”

“你明明知道你把衣服弄湿了她会打你的。”威尔许说。

“不湿呀。”凯蒂说。她从水中站了起来，看着自己的衣裙。“我会把它脱了。”她说，“然后它一会儿就会干的。”

“我想你也不敢。”昆丁说。

“我就敢。”凯蒂说。

“我想你最好还是别那样做。”昆丁说。

凯蒂走到威尔许和我的跟前，转过身去。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二）

“把扣子解开，威尔许。”她说。

“不许给她解，威尔许。”昆丁说。

“这又不是我的衣服。”威尔许说。

“你把它给我解开，威尔许。”凯蒂说，“否则，我就把你昨天所做的事都告诉迪尔西。”于是威尔许就帮她把扣子解开了。

“你敢脱。”昆丁说。凯蒂脱下衣裙，扔在了岸边。这样一来，她身上除了一个背心和衬裤，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于是昆丁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一滑，掉到了河水中去了。她站直身子后，把水往昆丁身上泼，昆丁也把水往她身上泼。水也溅到威尔许和我的身上。于是威尔许把我抱了起来，让我先在河边坐着。他说他要去告诉大人们，于是昆丁和凯